

桃李

中文

梁晓声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文桃李

梁晓声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文桃李 / 梁晓声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22.3

ISBN 978-7-5212-1822-0

I. ①中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040938 号

中文桃李

作 者: 梁晓声

责任编辑: 杨新月 姬小琴

装帧设计: 琥珀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ia @ 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.com>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88 千

印 张: 28

版 次: 202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2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1822-0

定 价: 5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我在列车上认识了冉。

她成为我妻违背我的人生规划。

依我想来，成为我妻的女子，当以二字名为好——这是从生活常识来考虑的。

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？领证没多久，反目成仇之事屡见不鲜啊。据说，我们“八〇后”的离婚率与上几代国人相比是最高的。当然，若与下两代人相比，那就另说了。

我这人比较传统，以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为美德。结婚了还继续拈花惹草的事儿肯定与我无涉，但我怎么能预见成了我妻的女子绝不会那样呢？就算两口子都非那种轻佻之人吧，然而蜜月一过，开始在一起过实在的日子了，磕磕绊绊，你掙我、我掙你的时候总不会没有吧？过实在日子，哪一对普通夫妻的关系能总是卿卿我我而从不吵吵嚷嚷的呢？蜜月还没结束，互掙已成家常便饭，这样的现象也不少啊！

那么好了，如果徐冉不叫徐冉，而叫——比如叫徐 × 冉，互掙时我就不至于显得太过弱势。

“晓东，你什么意思？！”

徐冉掙我时，语势上一向占据优势。人家叫的只是我的名，没连我的姓也捎出来，所以那话就在得体的范围之内，使我挑不出理来。但是呢，语调却可以说出针锋相对的意味。想有几分有几分，

分寸全由她自己拿捏着。

而需要一位丈夫固守己见的时候，我的话就难以说出她那么一种气势了。

“冉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怎么说语势上都有点弱对不对？

“冉……”单字之名，想不带出亲昵劲儿都不太可能。何况，往往的，我还总会不由自主地加上一个“呀”或“啊”；也往往的，话到唇边偏不想加，可习惯已成自然，还是加了。

某些习惯真难改呢。

“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”哪位说说看，这样的话能说出掙的语势吗？连点掙的意味也难以体现呀。但两口子之间，身为丈夫的一方，该掙不掙，那时说出的话弱弱的，使是妻子的一方听来似乎已甘拜下风，长此以往，一位丈夫的家庭地位和起码尊严又何在呢？

如果我妻子的名是双字名，情况就大为不同了。

“×冉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这话是不是可以说出不怒自威的意味？因为她的名不叫“×冉”，而只叫“冉”，所以我掙她的话后边才往往加一个完全不必要的“啊”——这种情况对于我似乎是“语感条件反射”。

“李晓东，你想咋样？！”

“徐冉，你又想咋样？！”

这时，只有这种双方互掙时都将对方的姓带出来了的时候，我俩在语势上才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均衡局面。

但那种时候委实是不多的。两口子嘛，多了还行？而且，那种时候通常是我先压下自己的火去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该让得让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常怄气对谁都不好，容易引癌上身，这一点我俩都明白。不论是她还是我，谁得了癌对我俩不都是两败俱伤的事吗？

话说2000年，我考上了本省的文理大学。我是哪一省人，这我就不说了吧。某些隐私，我还愿为自己保留一下下。到何时说何时，保留不成再说。普通人的隐私那也是隐私，不能因为自己普通，就

不把自己的隐私当成一档子事儿，那不更普通了吗？这年头，谁还傻兮兮地做“拉锁派”啊？

“拉锁派”是徐冉对无原则的坦诚人士的讥讽。

话又得说回来。我妻可不是不坦诚的女人，只不过她的坦诚讲原则，因人因事而异。

通常情况下，她对涉及自身利益之事表现得最为坦诚，维护自己利益的态度从不含糊。对于动了本属于她那份“奶酪”的人，据理力争起来也毫不含糊——正如我在包容她这方面一向做到了“无须提醒的自觉”。

“自己的利益得自己去争取！现如今，还有那种为了维护别人的利益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人吗？”这是我妻对我的经常教导。当然，此后话也。

2000年大学新生入学期间某日，在列车上，她坐在了我旁边。车上人不多，开车后我俩那排座空着一座。她的座位靠窗，确切地说是我坐在她旁边。

她说：“我晕车，能换一下座吗？”

我求之不得。不论乘火车还是乘汽车，我都喜欢靠窗的座。惭愧，那年我还没乘过飞机。

我俩换了座位之后，我问：“你干脆坐边座行不？”

她反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那空座不就在咱俩之间了吗？咱俩的包都可以放中间了。”

不料她低声然而坚决地说：“不行。”

这我就奇了怪了，忍几忍没忍住，以虚心讨教的口吻又问：“何以不行呢？”

她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边座是别人的座位，我不喜欢乱坐别人的座位，人家下一站有可能就上来。”

这话听着似乎挺有道理，但也太死心眼儿了吧？

我犹豫了一下又说：“现在不是正空着嘛，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到下一站，方便一个多小时也是方便啊。”

她却没再说什么，起身从架上取下自己的背包放边座上，又从背包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字典和一袋零食，边吃边看，不再理我了。

竟会遇到这样的人！而且还是位“美媚”！而且我刚刚满足了她的请求！我心里那个气。

一会儿列车驶入了一段挺长的山洞。我心里的气不是因为她死心眼儿不死心眼儿，也不是因为她只图自己方便却不肯让我也沾沾方便的光，而是因为她确实算得上一位“美媚”。不属于使人惊艳的那类，走在路上回头率未必会多高，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回头率；她属于乍看只不过是大众脸、平常人，往细了端详才挺经看，越看越能看出几分韵味儿那一类。

我这人吧，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男生，非属那种“傻多情”类型的“准二百五”。颜值甚高的窈窕淑女，我从不会主动搭讪着套近乎，那结果往往是自讨没趣，甚至可能是自取其辱。颜值和身材太一般的，我也从不滋扰人家，那干什么呢？岂不是等于无事生非吗？咱没早恋过，初高中时向女生“传纸条”那类事咱绝对没干过，一向一门心思苦读来着。如果我高考落榜，估计我妈会得抑郁症。复考之事，我想都不敢想，那可能会越考越糟，反倒一辈子入不了大学的门了。在我们灵泉那个地级市，高考竞争已近乎白热化，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手拿把掐能考上一所较好的大学的分数，在我们那儿往往连起码的“一本”都靠不上边。所以我从初中到高中，一向是心无旁骛的用功学生，为的就是“一锤子买卖”式地拼分数。在灵泉，“一考定终生”还基本上就是那么回事。

好歹，没白用功，咱考上大学了，还是省重点。于是呢，精神和精力总算迎来了“双解放”的好光景，交交女朋友的事随之可以提上日程了。而徐冉彼女，相当符合我当时的择偶标准——我的既定方针乃是，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

车厢黑下来后，车窗起到了镜子的作用。我侧脸看车窗，实际上也就等于在端详她——她的侧脸线条很好看，鼻梁直挺，上唇微翘，下颏端正，略尖；眉梢长，脖子也长，使她的侧脸看去有几分希

腊女子的美感。我联想到了一幅油画，画名是《年轻妇女肖像》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委涅齐阿诺的名画。2000年，那幅画的印刷品镶在典雅的框子里，挂在我家我父亲的书房里。我父亲认为“她”比蒙娜丽莎美，我完全同意我父亲的看法。他是我们灵泉美协的副主席，本有资格当主席的，由于是油画家，就只能委屈他当副主席了。上级领导认为，美协主席还是由一位国画画家来当的好。对于蒙娜丽莎的看法……噢，扯远了。咱不说那位“蒙姨”了，接着说“徐冉同志”哈！

我从车窗上不仅能看到她的侧脸，当然也能看到自己的正面形象。很清楚，绝对比古代的铜镜清楚。不谦虚地说哈，咱的颜值那还是不错的，有几分像后来的电视剧《知青》中的一个角色，不是王凯，是叫尹键的那位。据编剧说尹键在《知青》中的戏份原本挺多的，由于在剧中爱上了一个“右派”的女儿，结果戏份几乎被砍光了。否则，兴许他也早红了。说到底还是编剧对不起尹键——明知那样的情节不易通过，干吗非让人家孩子爱上那么一个“姐”呢？……

对不起对不起，又扯远了，也不说尹键了。我这人思维跳跃，但愿没给诸位留下饶舌的印象。从现在起，我要直线思维，不再东拉西扯了！

话说2000年的我，一米七八的个头，不高不矮，坐在前去大学报到的列车上，青春年少，意气风发，试图与坐在旁边的徐冉主动认识一下，却遭遇了她的冷淡，内心里未免有点儿光火。

我主要还不是由于她对我的态度而光火，不就是侧面的样子挺耐看吗？有什么架子可摆的呀！实际上我是生自己的气，因为确实受到了几分诱惑而生自己的气，觉得自己一名大学新生太没出息了。从地级市考入一所省重点大学，怎么说也能证明我是有志青年啊，我的“眼眶子”理应高一点儿嘛！

列车钻出山洞时，徐冉合上厚书，放在膝上——却原来不是一般的字典，而是《汉字学入门》；我第一次见到那样的典书，不禁又对她刮目相看起来。她不吃零食了，用湿纸巾擦擦手，往后一靠，

闭目养神。

我也往后一靠闭目养神，决定不再主动与她搭讪，这点儿矜持劲儿我还是有的，没有也装得出来。

她那本典书掉地上了，这使我睁开了眼睛——她从书中抽出一页折了两折的 A4 纸，展开呆呆地看。

那是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与我收到的一样；盖着同一所大学的校章，而且我俩是同一个专业——汉语言文学专业，也就是从前的中文系。

这使我想不与她搭讪都不可能，那也太难了啊！

我说：“恭喜你。”

她竟不拿好眼色看我，仿佛我羞辱了她。

我又说：“别误会，诚心诚意的。”

她冷冷地说：“既不是 211，又不是 985，有什么可恭喜的？你要说句同情的话我还爱听点儿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将通知书夹入典书，并将书塞入背包。

这不等于撵人吗？

我愣了愣，往回找补面子地说：“毕竟是省重点……”

“省重点的意思就是非重点，我不该落这么个下场。”

这叫什么鸟话！

我本想继续告诉她——我也是那所大学那一专业的新生，同乘一次列车，而且座挨座，缘分不浅……

但我的话还好意思说吗？

她又往后一靠，闭上了眼睛。

我也学她那样，不屑于再欣赏她的侧脸。外边阳光甚好，列车一出山洞，阳光又透过车窗照在我俩脸上，身上。

我拉下了遮帘。

她偏过身去。我也偏过身去，与她背对背。山洞颇多，车厢里一阵明一阵暗的。一想到以后四年里将与她这样一名女生经常在同一教室上课，我的心情不再愉快，晦气之感顿生。

我竟一次也没再看“镜子”——她的后脑勺也就是一般的后脑勺，没什么看头，不知不觉我睡过去了。醒来时，列车已到终点，旁边已不见了徐冉，车厢里只剩五六人还在往外走。

这人！叫醒我一下对她能有什么不利啊？！

我心里那个气。

我的东西不多，全在双肩背兜和拉杆箱里。下了车，遇到了特殊情况——滚梯发生故障，出站只能上台阶。台阶很高，分三段。虽有站台服务员协助某些老人和妇女，拉杆箱较大较沉的中青年却也都表情为难起来。

我发现了徐冉的背影——马尾辫、一身浅蓝色女式牛仔装，褐红色背兜；没错，正是她。她算是高个子女生，估计有一米七五左右。

她的米黄色拉杆箱特大，驻足仰望着高高的台阶。

活该！上本省的大学又不是上国外的大学，带那么大的箱子干吗呀！“世上溜溜的女子”满目皆是，我那所大学里的“美媚”肯定也不少，洒家何必对她情有独钟呢？

这么一想我又不觉得尊严受损，心情愉悦起来了。几步走到她身边，故作快活地“嗨”了一声。

她扭头看我。

我说：“幸会，再见！”说完，拎起拉杆箱，迈着轻盈快捷的步子踏上了台阶，一步三级地往上蹿。我家离省城近，列车距离两小时多一点儿。如果我愿意，每周可回家一次。所以我拉杆箱里东西不多，拎起来并不吃力。我站在台阶顶部时，忍不住转身朝下望，见一位手持话筒的协助员在对徐冉说：“这位姑娘请往一边站，别妨碍他人上。现在人多，过会儿人少了，站台工作人员肯定会帮助你。”

看徐冉推着拉杆箱走到了台阶旁，我心生出幸灾乐祸的快感。但仅是几秒钟的事，转瞬我就因自己的不良心理而羞愧了——她毕竟将是我的同学，而且是女生，我岂能因小小不言的别扭感觉袖手旁观她之为难？那我这个男生以后还怎么面对她这个女生呢？如果她在班上大肆宣扬起这一段儿来，全班同学甚至包括老师们将会怎么

看我呢？我在众人眼里岂不是刚入学就被涂上了“此人差劲”的色彩吗？即使她不说，我自己也会后悔呀！

我又拎着拉杆箱噔噔噔跑下了台阶。

我往下跑时她一直看着我。

我站在她跟前，将拉杆箱放下，拉起拉杆，以命令的口吻说：“替我拉着。”

我想我的表情肯定是庄重的，也很可能是严肃的。

她问：“我为什么要那样？”

她的表情几可用“反感”来形容。

我说：“我的轻。我替你把你的拎上去。”

她一脸不信任地说：“谢了，过会儿别人会帮我。”

我说：“彼人也，我亦人也。彼能帮，我何以不能？”

“我再说一遍，不劳您大驾，谢了。”她说完一转脸，不再理我。

我说：“今天帮定了。”说完，拖着她的拉杆箱转身就走。

“哎你！同志！同志！那人把我的拉杆箱拖走了。”

她居然向一名站台工作人员求助，仿佛我是劫匪。

我站在一级台阶上朝工作人员笑着说：“别听她的，我俩认识，我帮她拎上去。”

她叫嚷起来：“我不认识他！”

我光火了，朝她吼：“住口！认识怎么？不认识又怎么？不认识就不能互相帮助了？毛病！”

工作人员也笑着对她说：“这么多人的情况下，他不可能拖着你那么大的箱子跑掉。何况在站内，往哪儿跑？我看人家是诚心帮你，你跟上去不就得了嘛。”

她这才做起了正确的事，拎起我的拉杆箱跟上了台阶。

我没料到她的拉杆箱会那么沉，上几级台阶就得歇一下。而她拎着我的拉杆箱一直跟在我身旁，似乎对我还不放心。似乎而已，只不过是感觉。

快上到第二段台阶的平台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不知怎么一来，她

那拉杆箱的拉锁失效了。我再往起一拎，拉杆箱像巨贝似的张开了，里边散落出来的东西令我目瞪口呆。竟是些土豆、红萝卜，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小倭瓜——都是圆的，总共二十多个；还有几本厚厚薄薄的书；还有一副可以围在小腿上的健身沙袋！我跑步时也曾往小腿上围过那种沙袋，里边不是一般沙子，是更重的铁沙。沙袋和书，只不过散落地上而已。土豆之类却一个个球似的从台阶上往下滚。

我不禁生起气来，冲她吼：“你上大学带那些东西干什么？想自己开伙呀？为什么不带上几斤肉？为什么不带上油盐酱醋？干脆连电炉子也带上得了！”

她也十分生气，冲我嚷嚷：“你冲我吼什么你？我求你帮忙了吗？我的拉杆箱原本好好的，是你把它弄坏了！”

“你！……”

还反过来怪我，我真想踹她一脚。

上台阶的人们受到土豆什么的妨碍，抱怨不止，有人说出了很难听的话，使我更加光火。

站台工作人员也朝我俩嚷：“哎你们两位，搞什么呀？别光在那儿互掙，快收起来，绊倒了别人你们是要担责任的！”

这是肯定的。不但她将担责任，连我也逃不了干系呀！光傻站着生气那是没用的，我只得跑下台阶去捡那些“球”。捡得再快也只能一手捡一个啊，为了一次多捡几个，我用衣襟兜着。

而她，蹲在原处鼓捣拉杆箱的拉锁。

等我将那些“球”一个不少地全替她捡回来了，她也将拉锁修好了。

她又说：“就是你放一下墩一下地搞坏了！”

我很绅士地忍气吞声，默默帮她将东西放入拉杆箱内。

等我俩都直起身，台阶上已无人了。

“谢谢谢谢，千恩万谢了，您请走吧，不用您帮了！”

当我要再次替她拎起拉杆箱时，她态度坚决地阻止了我，用身体挡住拉杆箱，还将“您”字说出重音。

我瞪着她发愣。

“辛苦您了，不成敬意，请收下。”

她从钱包里掏出五十元钱递向我。

那时我又想踹她一脚。

一名身高马大的男性站台工作人员走了上来，看看她又看看我，困惑地问：“什么情况啊，你俩还不走？”

她说：“同志，我不愿麻烦他，还是请您帮我拎上去吧。”

那位大叔爽快地说：“没问题，应该的。”

他拎起拉杆箱又说：“分量真不轻。”

我还有站在那儿的必要吗？

我才不是那么厚脸皮的人，拎起自己的拉杆箱昂然而去。

我在车站大厅遇到了表哥李彬，他是省报设在我们那个市的记者站的记者，常往省城跑。

他问：“跟什么人发生冲突了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啊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但是记者，还是你表哥，闷气都挂相了，能骗得过我的眼睛吗？”

我苦笑一下，淡淡地说：“小事一桩，已经过去了。”

他搂着我的肩又说：“往后是大学生了。要学会忍。不会忍，算不上成熟。人世间三分之一不好的事，忍一忍其实都是可以不发生的。”

我说：“记住了。”

表哥年长我八岁，我俩每次见到，他都像负有家族使命似的教诲我几句。

我与表哥说了会儿话就分开了。走出车站，一眼望到了学校接我们新生的横幅和大巴；同时又望到了徐冉的背影和她那制造麻烦的拉杆箱——我很奇怪她的拉杆箱是米黄色的，太少见了，真是什么人喜欢什么颜色——也许情商低的人才反而喜欢与众不同吧？我们说某人“各色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

我紧走几步，跟在她后边。并非成心要紧跟着她，而是因为我看大巴里已快坐满了人，不愿走得太慢让别人等我。但我也不愿与她并肩走，我干吗非与她并肩走啊？在人来人往的广场，那么走不是也妨碍别人吗？我俩在站内都妨碍过别人了啊！我更不愿走到她前边去，怕使她那种性格“各色”的人添堵——怎么，自己的拉杆箱小、轻，就噎噎噎超到我前边去，成心气我呀？发生了一连串不快之后，我料定她肯定会那么想。

她显然是个极其敏感的人，感觉到了后边有人跟着，站住，转过了身。见是我，一愕，冷冷地问：“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我冷冷地反问：“为什么认为我在跟着你？”

她说：“你明明在跟着我！”

我说：“我不可以走与你相同的方向吗？”

“我谢过你了，也给过你钱了，是你当时没接，如果你嫌少……”

她又一次掏出了钱包。

我又一次觉得被羞辱了，不愿再说什么，几大步走到她前边去。

大巴的座位几乎坐满了——只有最前边的两个座位空着，是有小桌的座位。那样的两个座位，显然是专供特殊乘客坐的，所以先上车的人都没好意思坐。

我放妥我的拉杆箱和背包，犹豫着不知该不该坐下去。一名负责接站的学姐请我出示录取通知书，我给她看了。

她说：“你可以坐那儿，谁都可以坐那儿。”

我便坐了下去。

这时，司机已经在车下帮着徐冉放她的拉杆箱了。拉杆箱太大，车上已没地方放，只能往车厢底部的行李层里塞。

等司机上了车，学姐在车门那儿也请徐冉出示录取通知书。

她却找不到她的录取通知书了。

学姐耐心地说：“别急，慢慢找。几所大学的校车都在接站，主要是怕你上错了车。”

“对不起，在站内出了点儿乱事儿，也许……也许丢了……”

她快哭了。

我只得替她说：“她肯定没上错车，是中文系新生，我看到过她的录取通知书。”

只要她上了车，车就可以开了。不能让她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我那么证明主要还不是急她所急，而是急大家所急。

学姐说：“那上车吧，丢了也没事，反正学校有电脑档。你俩都是中文系新生，正好坐一块也熟悉熟悉。”

她低头上了车，将背包往小桌上一放，一屁股坐我旁边，连个“谢”字都不说，继续翻找录取通知书。

我则一动不动，仅将目光从眼角瞥向她。

“找到了，在夹层！”

她叫起来。

坐在车头那儿的学姐回头朝她笑笑，那时车已行驶在路上了。

我转脸望窗外，决定在下车之前不再向她转过脸去。

她则像在列车上那样，干脆面向另一边车窗，以背对我……

第二章

为了与世界接轨，中文系已改成汉语言文学专业了。在别国的大学，并没有什么“国文系”——如英国没有“英文系”，法国德国也没有“法文系”“德文系”。门户开放，中国之大学与国外的大学交流多了，“中文系”继续叫“中文系”，会使外国教育界的人士觉得怪怪的，疑惑多也。但细说起来，我们“文理大”这样一所全省排名第三的所谓省级重点大学，在我们那届新生入学时，其实既无外教也无留学生。但那也得改呀，都得与时俱进嘛。地方看北京不仅体现在别的方面，同样也体现在教育界啊。相应的，全国重点大学多出了“对外汉语教学专业”，我们大学那时也有了。“对外汉”当年是香饽饽，或曰新式“蛋糕”，地方的文科大学当然也会难捺分一块的冲动——“对外汉”当年的招生广告比“汉语文”的招生广告吸引力大多了，主要因为那个“外”字；此“外”字会使高考的莘莘学子产生特别丰富的联想——外交部、各类对外文化交流机构、孔子学院（当年孔子学院也非常具有求职吸引力）；最起码可以教“老外”学汉语汉字吧？那不就成了“老外”们的老师了吗？对我们新生而言，若将来能成为“老外”们的老师，那是多大的出息啊！由于有了“对外汉”，便又有了“汉语言文字学”专业，课程是学中国早期汉语言学家们的研究成果，为吾国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同时培养新一代语言学家，即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与各国“汉学家”进行交流的汉语言学术精英。但——那基本是“北大”“复旦”“中

山”“南大”“武大”一类名校的事，还是与我们“文理大”没什么实际关系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大学“对外汉”“汉语言”专业的学子在“中文”也就是“汉语言文学”专业的学子面前，普遍还是会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傲气的，这使“汉语言文学”专业的同学心理上备觉压抑。

总而言之，我那一届新生入学后，几个专业合在一起，组成了“人文学院”。在“人文学院”，“汉语言文学”专业分明成了边缘学科，在全校就更不消说了。从前的才子专业早已风光不再，性别比例上“子”少女多了。多到何种程度呢？全专业八十几名学生，总共才七名男生。不是说物以稀为贵吗？我们七名男生谁也没感觉到——我们感觉到的反而是同专业女生们的怜惜。那时学校已经流行一句顺口溜：“中文系，最大的筐，分数低的全都装。”在一般人与人的关系中，通常规律是友善产生怜惜；在我们专业此种规律反了过来，成了怜惜产生友善。事实确乎是，她们都对我们七名男生十分友善，但那种基于怜惜的友善，是我们七名男生心理上皆挺排斥的。她们都和徐冉一样，认为自己落入了“最大的筐”里，实乃三生不幸。有那极端的女生，甚至认为是自己的奇耻大辱。她们中有人的考分确实不低，因为不低而高估了自己，一心想要“跃龙门”，结果因志愿报得失策没考出省去，被调来调去，最终沦落到了“文理大”。徐冉则又不同，她是偏科女生，据说英语已达到了六级水平，几乎得满分，但数学拉下的分数太低，刚及格。

我们七名男生中有一名叫王文琪，情报特别灵通，经常向我们另外六名男生透露女生们的入学分数。其实无须他向我们透露，我们每每也能有所了解，因为在教室里上课前那一会儿，或者图书馆、食堂，我们几名男生每能无意间听到某几名女生凑在一起的窃窃私语、叽叽喳喳，互相排遣失意心理。入学最初几天，那是她们之间拉近关系的主要话题。而听到的男生，包括我自己，心理往往较为复杂——既自愧弗如，又因她们的失意而产生快感。

我们那所“文理大学”某一年曾更名为“华夏文化大学”，结